

借助AI技术，为抗战中牺牲却未留下影像的烈士复原容貌

一趟穿越时空的点亮英雄之旅



“点亮英雄”行动团队借助AI技术为抗战烈士复原的容貌形象。

牺牲

“亲属们能凭吊的，只有一张烈士证”

山东省烈士事迹编纂和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陈军伟至今记得，今年2月启动全省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集中迁移保护工作时，工作人员发现许多烈士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，只有一行名字。

“像利津县烈士陵园，安葬的586名烈士中，超过八成没有照片。亲属们能凭吊的，只有一张烈士证。”陈军伟说。

他们是某个母亲的儿子，某个村庄的热血青年，是烽火硝烟中普通、勇敢的牺牲者。因为牺牲时很年轻，他们大多未曾成家、没有子嗣。

“这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抗战史。他们的选择，值得当代青年致敬。”一位参与“点亮英雄”行动的记者这样说道。

英雄，不该只是名录中的名字。让他们被看见、被记住，是“点亮英雄”行动的初心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，“点亮英雄”行动团队运用AI技术，为这些无像的烈士“造像”，为后人留下一份清晰的寄托，为民族记忆补上一块重要的拼图。

“点亮英雄”AI造像工作，始于大量的基础信息搜集。省烈士事迹编纂和宣传教育中心提供烈士的生平、战斗事迹、后代亲属照片等素材，大众日报·大众新闻记者编辑则通过翻阅大量抗战时期的老照片和影像材料，确认画像中的服装、装饰、环境等相关细节。

据统计，抗战期间仅有姓名的山东籍牺牲将士就超过6万人。“点亮英雄”行动团队辗转于乡村、档案馆、烈士陵园之间，积累了大量一线资料，并从全省16市征集英烈事迹，首批选定十位烈士，带着亲属提供的情况和零星的档案记载信息，踏上了一条名副其实的“寻光之路”。

“光”，首先来自那些破损的史料。泛黄的烈士证、模糊的集体照、手写的工作日记、地方志中零星的记载……这些都是AI复原的基础。

“光”，也来自技术手段。山东在烈士画像复原领域已有多年的积累：从2017年省公安厅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通过亲人口述，为百余名烈士手绘肖像；到2023年山东工艺美术学院、济南大学等高校和专业机构，参与为抗美援朝烈士集体画像；再到2024年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，通过3D扫描颅骨+AI复原王坚仁烈士容貌……技术不断迭代，目标始终如一：让英雄回家！

复原

“他就该长这样，很英武”

7月，“点亮英雄”行动团队正式启程。记者们兵分多路，去挖掘那些被时间淡忘的面容。荣成市荫子镇，是从培路烈士的家乡。

和其他名字确定、历史清晰的烈士不尽相同，从培路的名字上多了一层“薄雾”。“在一些回忆录里出现过‘丛培露’这个名字，后来经过查证，最终确定了二者是同一个人，是胶东军区第十七团二营七连连长丛培路。”荣成烈士陵园副主任刘博说，“他不在我们的著名烈士名录中，也没有直系后代。有次，我去荫子镇说起丛培路烈士的故事，台下一位老大姐突然哭了。”

老大姐名叫丛永欣。她说，父亲生前常提起这个小叔，但从未见过头。在马石山突围战中，丛培路以白刃战死守阵地，为保护乡亲流尽最后一滴血。“要不是你们来，这个名字恐怕也没人记得了。”

丛培路烈士去世时，不过二十出头。记者将AI复原的照片递给丛大姐，她双手接过，戴上老花镜，又从一本泛黄的旧相簿中，翻出自己父亲的照片，细细对比。

“像！鼻子、眼睛都挺像。我爸爸当年就说，小叔长得魁梧，这一看，大概是像的。”她声音有些发颤，询问：“这照片，能留给我一张吗？”

采访结束，相机镜头收拢，汽车缓缓发动。车在山路中慢慢地行进，车内无人说话。丛培路烈士的骨灰不在荣成烈士陵园，也不在荫子镇的故土，他在马石山。但我们，会接他回家。

在沂水县诸葛镇红崖村，有一位被当地人深刻地记着的烈士武善桐。还未进村，便看到村口矗立着一座纪念碑，武

善桐烈士的塑像静静立在那里。1942年，为了掩护八路军伤员和群众，武善桐在红石圈把一个鬼子从山崖上踹下，然后抱着另一个鬼子跳崖牺牲。

武善桐的亲侄子武传吉，如今住在临沂市区，帮儿子打理着一家小店

“我叔叔是个能人，1939年入党，做地方工作。一直在地方工作，直到牺牲。”武传吉说。

“您见过他长得什么样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没见过，那个年代很难有照相的机会，别说他了，我父亲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”武传吉停顿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
当AI复原画像递到他手中时，他反复地看，一遍又一遍。

“说像不像，我也说不上来。我连父亲的样子都记不清了。但我觉得他就该长这样，很英武。”武传吉说。

补齐

要的是一个像“家里人”的亲人

随着深入走访，一道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——AI生成的初版复原画像“太完美了”。

“不太像，太帅了。”“脸型能不能再方一点？我们家都是国字脸。”“身材比例太完美了。”……家属们的反馈，让“点亮英雄”行动团队意识到，让英雄重回人间，不仅是一次技术尝试，更是一次情感工程。他们不需要一个完美无瑕的英雄形象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像“家里人”的亲人。

于是，在后续修复中，团队开始“做减法”——调整身材比例，加入因长期饥饿而凹陷的面颊、风吹日晒的肤色与皱纹、带补丁磨损的军装等生活痕迹，甚至根据亲属描述微调眉眼神态。

制作动态视频时，技术人员发现AI直接生成语音过于机械，于是改用烈士家乡当地人配音。为解决说话时表情僵硬、动作夸张等问题，技术人员修改流程，先做出无声口型动画，确保面部微动作自然流畅，再嵌入人声配音，让人物看起来更像是“讲述”，而不是“播放”。

8月18日，“点亮英雄”启动仪式上，李竹如、刘元秀等十位烈士的画像与数字人视频首次亮相。

刘元秀烈士的侄子刘佃起凝视良久，轻声说：“有点帅，谢谢你们。”他将这张复原照片与珍藏的烈士证小心放在一起，像是终于补齐了家族记忆中失落的那一块。

“爷爷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！”平阴县洪范池镇大寨村，姜渭河烈士的孙子、60岁的姜忠远看到复原照片后，陷入沉默，随后放声大哭。

在姜忠远记忆里，爷爷是一位骑着白马、身背盒子枪的大英雄，性格开朗又严肃，做事说一不二。这些印象，都源于童年时奶奶的讲述。他从未

□ 本报记者 戴岳 苏月鹏
张文艺 禹亚宁

他们，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是母亲的孩子、妻子的丈夫、儿女的父亲，却在烽火硝烟中骤然定格。

他们，很多没有留下照片，只有一张烈士证，成为家族记忆里最沉重也最光荣的纪念。

历史长河无声奔流，但他们应该永远被铭记！

2025年7月以来，大众日报·大众新闻联合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，发起“点亮英雄”行动，团队借助AI技术，为抗战中牺牲却未留下影像的烈士复原容貌形象。

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尝试，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追寻，一次关于历史记忆、家国情怀、民族精神的庄严接力，也是为了一个民族不能忘却的纪念。

见过爷爷，唯一一次“接触”爷爷的影像，是幼年时和妹妹不知从何处翻出一张爷爷的照片玩耍，结果被奶奶厉声呵斥。“奶奶没有把照片收起来，而是让姑姑立刻丢掉。她说看不得，一看就心疼。”姜忠远说。

而这一次，他将这张照片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，与父母的照片摆在一起。

追光

“和平的国家，是他最想看见的”

“父亲生病后，忘记了很多事，唯独记得他的父亲。一提到李竹如，他的反应总是很强烈。”李竹如烈士的孙女李晓枫说。

她的父亲李田明，是李竹如烈士最小的儿子，李竹如牺牲时，李田明刚刚两岁。“谁也不要动这张照片，这是我父亲，他是大英雄。我好希望他能再抱抱我。”如今，李田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，家中最显眼处，仍挂着一张模糊的李竹如照片。

老人最大的心愿，就是“再见父亲一面”。“点亮英雄”行动团队基于家族后代照片与历史资料，合成了李竹如的容貌与动态影像。随后赶赴山西太原，为老人送去了“父亲的拥抱”。

屏幕中，年轻的父亲颌首微笑，用手轻轻抚摸儿子，拥抱、牵手。一直沉默的李田明，突然眼圈微红，大声说：“这是我爸爸……爸爸我想你！”

这不仅是一张照片，更是一束照进现实的光，为英烈后人送去慰藉与念想。

追光，我们追的是烈士们的信念之光，追的是英雄容颜重现的希望之光。

正如武传吉老人送别记者时所说：“他（叔叔）要是看到今天，我想他是很高兴的。和平的国家，是他最想看见的。”

AI技术还原的不仅是容貌，更像是一座桥——连接了时间、空间，也连接了生与死、个人与国家、历史与当下。

目前，山东已基本完成自1982年以来首次系统的烈士英名录续编，新收录4003名烈士，初步建成包含22万名有姓名烈士的电子信息库，向社会提供更多烈士牺牲地、部队番号、作战记录等信息。陈军伟表示，下一步将继续推进DNA鉴定寻亲、系统化开展AI画像复原，并将制作过程记录下来，成为革命历史教育的生动素材。

“点亮英雄”行动团队也将继续“追光”之旅——奔赴下一个村庄，敲开下一扇门，点亮下一个名字。

一场依托科技的行动，最终抵达的是情感；一次回望历史的追寻，最终点亮的是人心。

我们追的，不只是英雄的容貌。我们追的，是一束穿越时空依然炽热的光。（□通讯员 刘振虎 参与采写）

万山丛中
抗日英雄真不少

——摘自歌曲《黄河大合唱》

